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九尾狐  
第三十七回 丁統領督隊下江南 申觀察招游來滬北

卻說寶玉剛正買好了入場券，走進布篷，西人將票劃過，方欲入內，忽聞腦後有人叫他「寶玉先生」，不知是那一個，回頭一看，其人好生面善，怎奈燈火光中，究未能分親切，叫不出他的姓名，因此呆了一呆。幸虧阿金眼快，記心又好，一想便著，見寶玉在那裡躊躇，諒必記不起這個人了，即忙叫應了一聲：「單老，長遠勿見哉，哈倪格搭一逕勿來介？」那人道：「我們到了裡面，再細細的講罷。」看官們要知此人是誰？說出來定都曉得，就是初集中楊四娶討寶玉，他與關武書做代媒送親的單趨賢。事隔已久，且在出嫁的時節，並未細看過他的容顏，即味蕪園公請楊四、寶玉，趨賢也在其中，第二次亦未留意，既非筵前侑酒，又非心上情郎，當日已視同陌路，日後如何認識？憑你記心極佳，覺得略有些面善，怎叫得出他的姓名？若沒有阿金這一喚，只怕半天也想不到是他，何況一時倉猝之間呢？然照這樣說起來，阿金也只見他兩回，怎麼偏偏認識？連姓名都未忘記，豈不是個小小漏洞嗎？不知其中有個緣故，當時賓主在廳前飲酒看戲，忽飛進一隻破靴，打碎了正席上的湯炒碗，把眾客嚇了一跳，獨有趨賢與武書手足失措，一個坐碎了酒杯，一個帶翻了盆碟，又弄出一場笑柄。諒諸公閱過初集的，定未忘懷，毋庸在下復贅的了。因此阿金記得此人，叫他一聲「單老」，登時將寶玉提醒。進了二重門，自有案目引領，至頭等客位內坐下。頭等後面即是二等，雖然隔開，盡可彼此說話，故趨賢坐著二等，彷彿敘在一處，不過略分前後罷了。

此際戲尚未開，寶玉正看場上的景致，忽聞趨賢問道：「胡先生你一向好嗎？我今天在這裡遇見你，真是巧得狠呢！」寶玉答道：「多謝，奴倒嚙哈，單老哪哼一逕勿見？阿是到別場化去格介？」趨賢道：「不錯不錯，我那年相隨李大人開辦漠河金礦，約有三四個年頭。後來在申觀察那裡辦事，此刻觀察到上海來，購備軍裝，故此我一同來的，還不及半個月，那有工夫到你家呢？」

寶玉聽了他的話，究不知是假是真，況他做篾片出身的，現與我毫無關係，誰耐煩同他閒談，故便冷冷的說道：「明朝阿高興到倪格搭來佬？」趨賢道：「要的，要的，不但我要來，而且我要請申大人一同來呢。」寶玉道：「勿知貴人阿肯踏到賤地浪來。」阿金也在旁插嘴道：「格位申大人格公館，勒篤哈場化介？」趨賢道：「公館現在中旺弄，離錢江會館只有兩家門面呢。」阿金又道：「我還要問，格好朋友關老，故歇阿搭一淘勒浪佬。」趨賢道：「你可是問關武書嗎？他眼前狠得意，搨了一個武官，在丁統領標下當差，極其信用他。聽說本月底要同統領到這裡閱兵呢。」

此時寶玉任他們二人講話，掉轉頭來，仍見那場上的點綴，果與中國戲園不同，居中做戲的所在，並不搭什麼高臺，四週用欄杆圍繞，上面掛著無數電燈。欄杆以內，即是寶玉所坐的頭等客位，後一排是二等，最後是三等，用木板搭著看臺，約有五六層高，坐的人最多，卻無一個西人在內，二等裡面，中西參半，若頭等則華人寥若晨星。寶玉看了一回，秀林忽然問道：「乾娘，哈落落格格戲臺要用圓格佬？」寶玉道：「想，方格末哪哼好跑馬嘍？」

兩人正當說著，猛聽得「當郎當郎」的鈴聲響動，見四五個黑鬼推出一隻大鐵籠子來，籠中有一隻斑斕猛虎，身軀雖大，卻沒有半點威勢，彷彿搖尾乞憐的樣兒。隨後又走出一個西人，手中拿著一根鞭子，走入鐵籠裡面，先在身旁取出一管手槍，對著猛虎放了一響，再將鞭子打了兩下，那虎帖耳順服，好像懼怕這條鞭子，只向旁邊躲避，大約鞭子用電氣做成的，打著便要通身麻木，所以不敢倔強，一任西人戲弄。昔人有詩歎之曰：

虎是深山百獸王，可憐身入柙中藏。

雄威一世今安在，侮弄隨人類犬羊。

其時西人將自己的頭鑽入虎口，賣弄技術，引得中西看客一個個拍手贊好。耍了好一回，方才完畢。

黑鬼將虎籠移開，牽出一匹白馬，甚是肥美。秀林向寶玉說道：「難未是馬戲正場哉，剛剛做老虎戲，害奴心裡嚇煞快，哈落落格種外國人，能格膽大佬？」寶玉道：「俚篤做慣勒浪格，教得老虎熟裡熟，賽過白相一隻貓，弄一隻獼猴，自然勿怕哉。」話未說完，即見裡面跑出一個六七歲的外國女子，短襟窄袖，通身上下均穿著粉紅的衣褲，越顯得嬌小玲瓏，令人可愛。跑到場上，略略檢點，即便飛身上馬，立在馬背上面，兜了一趟圈子，又做出許多花樣，忽而坐，忽而立，忽而跪，忽而豎蜻蜓，忽而翻筋斗，或單足，或雙足，無不出神入化，適意隨心。有一篇短贊為證：

翩若驚鴻，狡如脫兔。彷彿穿花蛺蝶，依稀點水蜻蜓。奔蹄喝控縱之能，馳驟精翻騰之術。不用鞭棰，遠勝千金市骨；能知音樂，還疑六響如琴。中規中矩，謹守範圍；不疾不徐，無虞隕越。勢效金雞獨立，爭誇神駿如飛。迴環往復，輕盈同風擺荷花；上下盤旋，柔軟若腰翻楊柳。正是：雖無出塞琵琶曲，絕勝登場賣解流。

寶玉看那西洋女子跑過了幾趟馬，又換了幾齣戲，無非是踢球、踏球、翻筋斗、驗實力、走繩索、跳舞戲、獸戲等各技藝，雖皆新奇動目，精妙絕倫，書中卻難以盡述。直看到一下鐘，馬戲將要散場，阿金開口

說道：「我倪阿要走罷，停歇做完仔戲勒出去，要軋煞快格。」寶玉點點頭，立起身來，免不得向著趨賢說道：「單老明朝請到倪格搭來，倪勒浪等格。」趨賢道：「曉得曉得，我明天准來就是了。」阿金道：「唔篤格東家申大人，也替倪請一聲呀！」說罷，阿金攜著寶玉，與秀林、阿珠一同走出布篷，上車回去，不表。

單說趨賢見寶玉等先走，也不高興再看了，遂即出了戲場，僱一部人力車，回轉公館。卻值申大人喚他進去談話，趨賢急忙入內見了大人。大人道：「我這幾天忙得狠，明晚金小紅家燒路頭，我萬不能不去擺酒的，他還要叫我碰和，我自己有些不耐煩，倒不如你代替了我罷。」趨賢諾諾連聲。大人又道：「後天丁大人准到這裡，我與他是至交，晚上要請他酒席，你代我寫好一個請帖，千萬不可忘卻，屆時你也有份，充做陪客便了。」趨賢連連道是，又謝了大人抬舉，方問道：「請酒的所在，可仍是小紅家嗎？」大人點了一點頭，忽打了一個呵欠，趨賢曉得大人煙癮來了，不便坐著再問，連忙告退出外，回到自己房中安睡，我且暫時將他擱起。

再說那丁統領，名復旦，表字重華，安徽壽州人氏。由軍功出身，游升總鎮之職，統帶水師舟船，頗為大帥器重。今奉大帥將為，巡視江海各口炮臺，以及各營軍馬，故坐著大號長龍船，率領標下將士，幾號大小長龍，從漢口一路沿江而下，直抵吳淞，各營武官照例迎接，先到炮臺上巡閱一周，後至各營中查點一遍，足足忙碌了兩天，方才告竣。

來至上海碼頭停泊，丁統領即捨舟登陸，乘馬入城，只帶著八名親兵，逕往關道衙門拜會。少停與辭退出，想起申觀察也在上海，係屬舊交，亦須拜望他一次。於是迤邐出城，不消片刻，早到英界中旺弄，相近錢江會館，見一家石庫門上，貼著「申公館」三字，知已到了，即命手下長隨進門投帖。管門的接著，說了一聲「少待」，逕往裡面通稟。

申觀察正在書房中與單趨賢閒講嫖經，說那昨夜小紅家擺酒之事，又問趨賢怎樣認識寶玉，叫他一個堂差呢？趨賢自鳴得意，就將從前寶玉始末根由，細細述了一遍，其中又添枝帶葉，盛稱寶玉的好處。正講得高興，忽聽管門的一稟，申大人接過名帖一看，原來丁統領到了，連忙換了衣冠，吩咐開正門出接。管門的先出外相請，隨後申觀察即至二門跟首恭迓，見丁統領軍裝打扮，緩步而入，彼此相見，無非是官場俗套，不必細敘。

迎至廳上坐定，送過香茗，各敘了一番寒暄。申觀察道：「大人的公事，諒已辦畢，在這裡可以多住幾天呢？」丁統領道：「小弟在此，至多不過兩三天，就要回去覆命的。」申觀察道：「今晚弟作東道主人，聊備薄酌，大人務必賞面，屈駕前往，一敘朋友闊別之情。」丁統領不等他說完，即說道：「你我本是至交，與弟兄差不多，請你把『大人』稱呼除去，小弟才敢領情，不然，照這樣的客氣，小弟只得告辭了。」申觀察連忙改口道：「尊兄此刻如沒有事，請進書房更衣，略坐一坐，就到那邊去逛逛可好？」丁統領笑道：「老哥你沒有說出所在，究竟請我到那裡去呢？」申觀察道：「實不相瞞，弟在此寂寞無事，新近向北里中間

逛，遇見了一個名妓，名字叫做金小紅，狼有姿色，我就與他攀了相好，借他的地方會客。好在上海租界上面，不比別處，我們做官的，盡可放浪形骸，所以敢邀老兄同往，即使上司知曉，也不妨事的。」丁統領道：「雖然如是，我們日間同去，究屬不便，有關名譽。況小弟是閱兵至此，為眾人所矚目，比不得老哥，可以任意閒遊，效學江州司馬。但不敢卻老哥盛意，小弟准晚上赴約如何？再者現帶著八名親兵，必須回船打發開去，然後悄悄到府同往便了。」申觀察點首稱是。於是丁統領起身告辭，觀察照例相送畢，回進書房。趨賢即問道：「丁大人已經會面，那張請帖可要差人送去嗎？」觀察道：「他雖曉得請酒，帖子卻仍舊要送到船上去的，這是請酒的規矩呢。」趨賢唯唯，即把寫好的請帖差一個家丁送去，不表。

申觀察又交代趨賢先往金小紅家，叮囑他們整備頂上豐盛酒筵一席，並且今夜不許接待他客，以張我的場面，至要至要。趨賢領命，自去關照，即在小紅家恭候。毋煩細敘。

再說申觀察因少兒位陪客，當即寫了幾張字條，命人分頭相請，無非是張大人、李大人一班道府。諸事停當，更換了一身便服，專等丁統領到了同行。其時天已傍晚，獨在書房中吃煙，吃過了□幾筒，癮已過足，方見管門的進來稟道：「丁大人到。」申觀察問道：「此刻丁大人乘轎來的，還是騎馬來？」管門的道：「是坐著小轎來的。」觀察也不再問，即忙走至外面招接。丁統領早已出轎，走進二門，彼此叫應，刪除客套，攜手同入書房，升炕坐下。申觀察開言道：「我們到那邊去，不如坐著馬車，覺得雅些，而且路上可以談談，又快捷，又爽利，老兄你道好嗎？」丁統領連聲道好。觀察即喚家人整備自己的馬車伺候。家人答應退出，不一時便來稟覆，說：「車已駕好，馬夫在門前伺候了。」觀察點點頭，遂同丁統領出外上車，一逕往小紅家來。

小紅現住在久安裡，是新近掉頭過來的。轉瞬之間，馬車已至里口歇定。兩位大人下落車沿，觀察在前引導，走到第五個石庫門首，統領見上面高高掛著一塊金花邊綠字地的牌子，寫著「金小紅書寓」五個朱紅漆字，也曉得此地就是了，仍讓觀察先行。穿過裡面客堂，客堂中的烏龜、蟹腿、燒湯等眾，都認識是申大人，大家慌忙立起彷彿站班的樣子，看大人將上樓梯，便一片聲的高喊「客來」。樓上單趨賢與金小紅、大姐、娘姨均知兩位大人到了，一齊奔至樓梯前迎接，同聲叫應大人不迭。

兩位大人既上樓頭，觀察讓統領先走入房，彼此略略謙遜，即在廂房中煙榻上坐下，趨賢旁側相陪。金小紅與大姐、娘姨等，送瓜子的送瓜子，獻茶的獻茶，裝煙的裝煙，絞手巾的絞手巾，雖都是堂子中的舊規，卻奉承得格外週到，以博大人之歡。丁統領□分大悅，稱贊小紅不置。申觀察更是得意，自負賞識非虛。統領又與趨賢攀談，因是初次會面，照例問問尊姓大名，趨賢對答如流，就將做篋片的平生手段，一一放將出來，口中大人長，大人短，齊肩諂笑，恭維一個不亦樂乎。若是高雅士人，聽了他這般言語，連身上的肉都要麻起來的，那班做官的卻不然，平日向上司獻媚，也是這個樣兒，此刻我身份大了，別人拍我馬屁，亦屬應該之事。譬如向來放出了本錢，現下加利收還，所以恬然處之，毫不為怪，非但不討厭他，翻而歡喜他。以為這等人，萬萬不可少的，次是自己做慣的法兒，有什麼肉麻呢？雖丁統領是個武職大貨，性情比文官豪爽，然此身一人宦途，耳濡目染，日與蠅營狗苟者為伍，能不為聲色貨利所迷？即有品行的，漸漸變作沒品行了；有氣節的，漸漸變作沒氣節了；昔日自稱高雅士人，此時亦改為風塵俗吏，而況乎丁統領一人，怎不喜趨賢之奉承？

閒話少說。統領同趨賢談了一回，甚是投機，忽聞申觀察問道：「今夜老兄也須叫一個局，熱鬧熱鬧才是。」統領答道：「局是該叫一個，但我素不在上海，那有相好去叫呢？費老兄的心，替我代叫一個罷。」觀察聽了，沉吟了半晌，方說道：「弟到這間，也只有半月多，認識得很少，除小紅外雖有幾個，都瞧不上眼，怎好薦與老哥呢？」說到這裡，忽然向著趨賢，自己埋怨道：「我真昏了，你是老上海，薦一個上好的與丁大如果看得中，就請你一臺酒，謝謝你媒人，好嗎？」

趨賢一聽，正想將寶玉推薦，然須鄭重出之，故假作想了又想，一時尚未出口。忽聞樓下喊「客來」，扶梯上腳聲亂響，只道主人邀請之客，搶步出房覬視，見那人已到樓上，身穿著水灰布的夾，外罩天青緞對胸大袖馬褂，足上薄底靴子。定睛細看，原來不是別人，就是從前常敘一處的關武書。武書年紀比趨賢小四歲，嘴上並無鬚髯，身子較舊日胖了許多。趨賢急忙應道：「武書弟久違了，此刻到這裡，可是要見丁大人嗎？」武書也叫了一聲「趨賢哥」，然後答道：「正是要見丁大人，有一事奉稟，相煩哥進去說一聲。」趨賢答應，未便先叫武書進去，囑他在外少待，獨自入內。申觀察急問道：「外面那個人，既不是客，你與他講什麼話呢？」趨賢答道：「是丁大人那邊的人，要見丁大人的。」丁統領初未留意，並沒聽見武書的聲音，茲聞趨賢回稟，就不等他說完，便問道：「是那一個人要見我？我在船上並沒說起到這裡來，他們怎麼找著的呢？」趨賢道：「來的這位叫關武書。晚生與他本是好友，據說有要事面稟大人，大人可要傳他進見嗎？」丁統領道：「原來是他，你去喚他進來就是了。」趨賢唯唯，到房門跟首喚了一聲。

武書慌忙趨入，在兩位大人前請過了安，垂手立著，方欲稟話，丁統領道：「有什麼事，你且坐著講。」武書連說：「不敢不敢，二位大人在上，那有卑弁的坐位。」申觀察搶先說道：「這裡不必講什麼禮數，你家大人既命你坐，你倒是老實的好。」武書應了幾個「是」，又說「蒙大人抬舉」，方在旁側椅上恭恭敬敬的坐了。統領復問何事，武書偃偻著身子稟道：「方才大人到申大人那邊，隨後有一位楊大人來拜會，卑弁回他公出，他便囑卑弁轉稟大人，今晚過去敘話，倘沒有空閒，明天午前一定要屈駕的。故此卑弁特地來稟明大人，先到申大人公館，方知大人在這裡呢。」稟畢，遂欲起身告退，丁統領止住道：「慢著慢著，少停與我一同回船罷。」申觀察也愛武書說話漂亮，而且他與趨賢是舊交，雖是個小武職官兒，然與趨賢比較也差不多，況在堂子裡面，無關體統，加之他是丁大人□分寵用之人，何妨同桌而食，做一個春風人情呢？故也說道：「今夜客人不多，你在此陪伴我們也覺得熱鬧些。你不必拘定禮數，把上司下屬放在心上呢。」武書謝道：「多承大人賞面，卑弁敢不從命？」說畢，方與趨賢略敘別後之事。

趨賢剛說了兩三句話，被申觀察阻止道：「趨賢，我方才問你的，你還沒有回答，怎麼就忘懷了？」趨賢道：「該死該死，我真忘懷了，還請大人寬恕，容我再想一想，揀一個頂兒尖兒，始不負大人下問呢。」其時，金小紅立在旁邊笑道：「裝腔做勢，想啥捨念頭哉，剛剛搭奴說歇格人，蠻好薦撥勒丁大人仔。」申觀察聽了，即問小紅道：「他對你說過的人，是那一個人？你替他說了罷。」小紅笑而不答。趨賢急忙遮飾道：「大人休要聽他胡言，我卻並未與他講過，此刻才想著一個，說出來，大人不但曉得，而且新近見過的。」申觀察道：「我見過的不止一個，誰耐煩去想他，你快說罷。」趨賢於是搭著架子，說將出來。正是：

不意官場現形記，偏從妓院繪圖來。

不知所說的可是寶玉，且聽下回細敘。